

于光远

窗外的石榴花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窗外的石榴花/于光远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8. 1

ISBN 7-5063-1284-0

I. 窗… II. 于…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2186 号

窗外的石榴花

作者: 于光远

责任编辑: 霍 钢

装帧设计: 苏彦斌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东光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10 千

印张: 10.25

插页: 2

印数: 001—8000

版次: 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284-0/I·1272

定价: 15.5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序	邵燕祥 (I)
1. 窗外的石榴花	(1)
2. 缘 分	(4)
3. 石榴的学问, 还不小哩!	(7)
4. 窗 帘	(10)
5. 喜“喜”哲学	(13)
6. 我的“八字”	(16)
7. 我的“自白”	(19)
8. “有 我”	(20)
9. 山登绝顶我是峰	(22)
10. 八十自勉: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23)
11. 当敬一事师	(25)
12. 专家和“望家”	(27)
13. 没有调查也可以有点发言权	(30)
14. “事实上的发言权”和“认识论上的发言权”	(33)
15. 有 为	(36)
16. “二表人才”小议	(38)
17. 要我题字的时候	(40)
18. “书法名人”与“名人书法”	(43)
19. 孔乙己与名人效应	(45)

20. 谈忙说闲	(47)
21. 何不偷闲作散仙	(51)
22. 闲——最大最大的字眼	(54)
23. 闲——最小最小的字眼	(57)
24. 上帝厌恶真空——闲之填充	(59)
25. 一般的闲和特殊的闲	(62)
26. 我想编一部《“闲”书》	(65)
27. “大玩学家”	(70)
28. 玩具两篇	(74)
29. 诸多好朋友	(76)
30. 什么是朋友	(79)
31. 服老	(83)
32. 癌细胞·白细胞·文学细胞	(85)
33. 耳聋后的智慧	(87)
34. 八十岁的我和刚出世的小外孙女	(91)
35. 从“人”到“人”——写在非非一周岁的时候 ..	(93)
36. 婴儿社交	(97)
37. 幼儿民主	(99)
38. 榴花姑娘	(102)
39. 要讲童道主义	(104)
40. 小咬	(106)
41. 顽症	(108)

42. “老不读《三国》”和“老读《三国》”	(111)
43. 用两只正常的眼睛看中国	(114)
44. 个人档案	(117)
45. “慢说应当”和“要说应当”	(120)
46. 噎不误食	(121)
47. 说 痒	(123)
48. 说“笑”	(127)
49. 对“笑”再说几句	(132)
50. “咬”文“嚼”字褒贬论	(134)
51. 对“咬文嚼字”再写这样一篇	(137)
52. “说”梦	(143)
53. 从孔子“不复梦见周公”说开去	(146)
54. 不怕别人说我闲得无聊	(149)
55. 梦中人的感觉	(151)
56. “说”本人青年时代的一个梦	(154)
57. “说”梦和“编”梦	(157)
58. 梦对实际生活的影响	(160)
59. 做 梦	(163)
60. “梦中人”和“梦者”	(165)
61. 梦者的“感觉”与“梦境”	(167)
62. 梦中人的“思维”和“情感”	(169)
63. 几乎忘记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171)

64. 古人说梦	(174)
65. 再说“说”梦	(176)
66. 田家英的悲剧	(179)
67. 《田家英的最后岁月》读后	(186)
68. 一件趣事	(190)
69. 《马克思恩格斯论喝酒》 的初级编辑出版和发行	(196)
70. 敬告海内外出版界和酒界	(200)
71. 忆“忆苦思甜”和“忆苦饭”	(204)
72. 我与红学	(207)
73. 一年级小学生挖出了一段林彪的秘密	(212)
74. 看了一位父亲和女儿的一次对话	(215)
75. 吉星高照	(218)
76. 六十多年前目睹的两件事	(220)
77. 佛眼通	(222)
78. “于光远先生之谜”	(228)
79. 这也是一支奇葩?	(231)
80. 当代迷信与愚昧	(233)
81. 谈谈“表演”	(235)
82. 提倡“墓志铭文学”	(237)
83. 近代城市建筑物夹缝中的古迹	(240)
84. 墙上的历史教科书	(242)

85. 孔夫子不许吃茶泡饭	(245)
86. 金岳霖——我最“老”的“老”朋友	(247)
87. 秋耘和我	(258)
88. 读《按牌理出牌》致黄秋耘	(261)
89. 多么坚强的人—— 与病床上的韦君宜的一次晤面	(264)
90. 韦君宜最近赠我两本书	(267)
91. 一件待送往博物馆的毛衣	(269)
92. 一张照片，一段党中央报纸的历史	(274)
93. 记胡耀邦好学不倦二三事	(279)
94. 胡耀邦赠我的一首词	(284)
95. 如果他在，该是祝贺他 八十岁寿辰的时候了	(288)
96. 忆艾思奇	(289)
97. 忆夏公	(298)
98. 我在中宣部工作时对周扬的一些了解	(301)
99. 老烈其人	(310)
100. 小 胡	(314)

编后记	(317)
------------------	-------

窗外的石榴花

有好多天了，老是想写写窗外的那些石榴花。

不是我要写她们，而是她们惹得我不能不写。她们老在窗外望着我，几十张脸朝我微笑，眨着眼，我似乎听到她们调皮的声音：“你愿意写我们吗？”“你有本事把我们写好吗？”于是我准备写。可是几次拿起笔来，又几次放下。我学写散文没有多久，怕写不好遭她们嬉笑，让她们失望，而她们每天早上，特别是中午趁我躺在床上望着窗户的时候向我示意，而且开得越来越多，那火红的颜色也似更浓。是到该动笔的时候了！

我同她们靠得这么近，只隔开薄薄而又透明的玻璃窗。我同她们相处得这么久，十五六年的时间不算短。我同她们还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关系，她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小院是用一道砖墙从一个比较大的院子里隔出来的，只有我房间的一个小门与那里相通。除了我和家人，别人到不了她们的跟前。可是，多少年来，我成天忙着我自己的事，也很少到那个不到两米宽的院子去，很少注意她们。我从没有给那株石榴树施过肥，也从不对那株石榴树进行修剪。不知不觉中这株石榴树自由在地、也不依靠外面力量的扶植“疯长”起来了。我想很少有这样的石榴树，细弱的几条干枝上长着无数枝条，上升的枝条当然是主要的，还有下垂的枝条。整株树占有直径四米多宽土地的空间，也有四米多高。它的枝条伸到了墙外，伸到了屋檐上面。花开到我看不到的地方。它似乎无求于人，任着自己的性

子在发展。可是今天它却让它的美丽的花朵来引起我的兴致、启发我的思考、舒展我的情怀。许多老年人养花自娱，而我这个人既缺乏闲情逸致，又缺乏耐心恒心。朋友们送给我的好多盆花都被“养坏”了。在这件事上有时我反省自己的文明程度似乎太低了一些，有时又觉得自己有些对不起那些被我“养坏”的花。唯有窗外的石榴花，我没有“养”过它，它却生活得很好。每年开花每年结果，花开得越来越多，石榴却结得越来越少。去年只结了两个石榴，我不劳而获，心满意足。我无求于它，它也无求于我。今天它用自己鲜艳的花，随风向我点头，表示友好，我也就乐意写写她们。

今年石榴花开得似乎特别多，不知最后能结多少石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果树我倒是向来很重视的。我还保存有一张题为《怎样让地栽石榴多结果》的剪报，上面写有七大要领：（1）在栽培土壤掺入旧墙灰；（2）每隔十天施用一次富含磷钾的稀薄液体肥料；（3）保证每天八小时以上的阳光照射；（4）生长期的有效积温要保持在摄氏三千度以上；（5）将幌花随时摘除；（6）摘除夏花、疏去弱果、剪掉萌蘖以提高坐果率；（7）不要剪当年抽生的春梢，但落叶后要剪去过密枝、下垂枝、徒长枝，等等。我一条也没有照着去做。将来我也许在另外的地方试栽一株按照科学方法加强管理的石榴树，而院子里的这一株，我决心让它任意生长。我相信它不靠外力，可以靠根往深里扎的途径取得营养。

二十五年前我搬到现在这个住所时，我窗外的小院里有两株树，一株是石榴树，还有一株也是石榴树。写到这里，我想起在初中一年级读语文课本中鲁迅的《野草·秋夜》时，对文章开头那两句话：“在我家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写法有特别深的印象。上面

我写的那一句，是明显的“纪念性”的模仿。不过当时院子里的石榴树都是酸石榴，一株被挖掉改种上面讲的那株甜石榴，还有一株衰败了，不久前被砍去。现在这一株是院内唯一的。它正旺盛地生长着。它一定会年年开花，明年这个季节她们一定会再来到我的窗前，也许会来得更多。那时我会向她们诉说这一年中自己在学写散文中的进步。

一九九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缘 分

上星期到西安参加一个研讨会，抽空去了一趟华清池。

跨过大门，园中盛开的石榴花一下子把我的视线吸引住了。“五月榴花照眼明”，榴花本身虽不发光，却在阳光下红得鲜艳，红得耀眼。

早在学生时代我就喜欢红色，还曾经用过“红”这个笔名。那时并不知道马克思在《自白》中对女儿提问的回答。看来今天我之喜爱石榴花，是热爱红火、热爱人生的性格所致，并非偶然。

可是这次去华清池本来不是冲着石榴花，而是听到当年杨贵妃洗澡的那个池子从地下发掘出来了。我并不知道有这么多的石榴花在园中守候着我。十年前我去那里，由于既不是开花也不是结果季节，我竟漠视了园中石榴树的存在。可是这回我们异常愉快地相会，在这小满初过的季节，我从几千里外的北京来到了她们的跟前，真是有缘分。

我在好多株石榴树前留影。特别同那株“千年石榴”一起照了更多的相——从一个角度，又从另一个角度。那株石榴覆盖的半径怕有二十来米，比北京家中那株疯长的石榴树大许多倍。它的树干也有大碗那般粗。但是改变不了她灌木或小乔木的本性，柔软而美好。特别是盛开繁星般的榴花，显示出它的活力并不亚于比她年轻得许许多多的后代。

增加了这样一个知识：临潼县是我国石榴种植最多的县

份。西安和临潼已经把石榴花定为市花，并把榴实成熟的九月定为石榴节，争取与广东的荔枝节媲美。

那天我在华清池园内见到的那些石榴大都是“果石榴”，到九月，红色的榴实挂在枝上，将是另一番景色。对石榴我有这样一些书本知识：单叶者结实，千叶者不结实，结亦无子。全都是千叶花的树，便是“花石榴”。“花石榴”的花盛开的时间长，可达三数月。但是我还是喜爱“果石榴”，因为即便只从观赏的角度看问题，“果石榴”一年中有两个美丽的季节，何况还可以品尝到美味的榴子？我赞同西安和临潼把五月称为榴花节，九月称为榴果节。一年过两个石榴节，岂不比只过一个更好？我希望有缘在榴果节三访华清池，既再享受一次眼福，同时也享受一下口福。

我的植物学知识少得可怜，对石榴也不例外。只是去岁五月写了一篇散文《窗外的石榴花》和广州《羊城晚报·花地》为我开了一个专栏“榴花手记”之后，我才翻了几本书。现在我弄清楚了榴不止一种，我们这里说的是原产地是伊朗附近地区的“安石榴”，它是汉武帝时张骞自西域的“安息国”传入内地的，所以有一个“安石榴”的名称。还有一种是江南的榴子树，看来它同我们说的石榴根本是两回事。于是我就进一步想，西安——也就是长安古都，离石榴的原产地西域比较近，汉以后许多朝代都在这里建都，很早就与西域有商业往来和文化交流，到了唐代，这个古都更繁华，因而石榴比较早地西来，在这儿安了家，繁殖了起来。这从唐代诗人所写的诗中似乎可以得到印证。比如李商隐的诗中就有“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诗中所说的近郊不知是否就是长安郊外现在的临潼这一带？我非古代史专家，对韩愈、李商隐等人的写作背景等毫无知识，上面所写证明极不充分，对不对毫无把

握。不过有学问的人不少，一定可以研究得很清楚，为西安和临潼把石榴定为市花提供更充分的历史学和地理学上的根据。我想西安市政府和旅游部门是会感谢学者们对西安市的文化旅游事业作出的贡献的。

一九九五年六月

石榴的学问，还不小哩！

关于什么是石榴，我查了几部辞典，又看了一些文章，看样子关于这方面的学问真还不小。查过的好几部辞典的释文，我认为都有缺点。对这个问题，我作了一番研究，明白了一些事，但还没有完全弄清楚。现在把它写下来给大家看看。

现在我们讲的石榴，准确地说是“安石榴”。它是从“西域”安息国这个原产地传入我国的。这种石榴夏日开花，花有红、黄、白三种颜色。有两种石榴树，一种石榴树的花是单叶的，结实，结出的果子形状如球，成熟时红而开裂，实有或甜或酸或苦三种。这种石榴树叫“果石榴”。还有一种石榴树的花是千叶的，不结实，或结实也没有子。这种石榴树叫“花石榴”。不论是果石榴或者花石榴，都是大家熟悉的那一种普通的安石榴。今年在临潼华清池，见到除红色的花之外，还见到白色的石榴花，黄色的未见，它们都是果石榴。第二天去西安飞机制造公司，在那里见到了几株很大的多叶的不结实的花石榴。花石榴的花开得更加茂密，而且花开的季节比果石榴要长。对这种安石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有准确的描绘。

但是在辞典上还讲了其他的“榴”。好几部辞典都引《文选·左思〈吴都赋〉》上面写的“龙眼橄榄，栳榴御霜”，并且把这种榴与上面说的安石榴混为一谈。其实就是在这几部辞书中就对《吴都赋》中所说的榴作了与平常我们所知道的石榴完全可以区分出来的描绘。因为它们都引了薛莹的《荆杨已南异

物态》：“榴，榴子树也。出山中，实亦如梨，核坚，味酸美，交趾献之。”不但果实的形态、味道和这种榴子树的原产地都与安石榴不相同。只是我没有见过这个果子的实物，不知道究竟为何物。

我又查了一下《中华大辞典》，里面这么写：“榴，果木名。五月开花。有红黄白三色。单叶者结实。千叶者不结实。实有甜酸苦三种。”这是对大家知道的安石榴的描绘。可是接着又写“抱扑子言苦者出积石山。或云即山石榴也。”这里出现一个“山石榴”的名称。关于“山石榴”，《咬文嚼字》一九九五年第十一辑有一篇江东去写的文章，文章中引白居易写的《山石榴花寄元九》的话：“山石榴，一名山踯躅，一名杜鹃花，杜鹃啼时花扑扑。九江三月杜鹃来，一声催得一枝开……日射血球将滴地，风翻火焰欲烧人……花中此物似西施，芙蓉芍药皆嫫母……题诗报我何所云，若云色似石榴裙。”这里所说的山石榴根本不是一种果子树，同《中华大辞典》释文中提到的“山石榴”又不是一回事。

《中华大辞典》中还有“又南中有四季榴，四时开花，秋月结实，实方绽，随复安花。有火石榴，赤色如火。有白石榴，高一二尺，结实，皆异种也。”这些我也没有见过，也没从别处听说过，也不知为何物。

江东去文中还引皮日休写的《病中庭际海石榴花盛发感而有寄》和李白提到的《咏邻女东窗海石榴》，这海石榴是何物，又是一个没有弄清楚的事。

现在热带还有一种果子叫番石榴，和上面说到的几种果实又不相同。今年年初我在马来西亚吃过，而且在马六甲还买了几个带回北京。夏天我去广东番禺，也吃到这种东西，不知道它是广东本地产的还是进口的。这种番石榴倒没有人把它与安

石榴混为一谈。

总之，对什么是石榴，现在获得的知识就只有前面写的这些。

一九九五年五月写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初改写

窗 帘

回到房间，被子已经打开，床头灯亮着，窗帘也拉上了。宾馆的小姐早就来过了。时间已经很晚，活动了一天也有点累，于是我走到窗前，把已经拉上了的窗帘拉了开来，好上床睡觉。

现在我养成了不挂窗帘睡觉的习惯。“文革”前在中南海和沙滩中宣部院子里住的时候，我是拉上窗帘睡觉的。一九六九年姚文元把我这个阎王殿的“大判官”赶出沙滩，赶到现在住的这个院子后，我的卧室就不能再挂什么窗帘了。开头不那么习惯，早上睡不好。但人是可以变的，时间一长，不挂窗帘照样睡得很好。“文革”结束后，我有时出差住到宾馆里，拉上窗帘反而睡不好了。

我入睡并不困难，但是自从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动了手术和九二、九三两年连续几次住院之后，每晚总要醒几回，一觉睡到大天亮的时候很少。醒了倒还可以继续入睡，不过很想知道到了什么钟点。不挂窗帘从窗外的天色就可以判断。如果时间还早，就接着再睡。这只是睁闭一下眼睛的事情。如果拉上了窗帘，就得亮灯看表，那么一折腾，也许就不能接着再睡着了。

每当睁眼见到窗外的天色已经比较亮，不想再睡，我常望着曙光想，“人类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劳动和创造”。这时候自己也已经休息了一夜，脑子的“创造”活动也特别活跃，许多